

# 母性

外公將小貓埋到了更遠的地方。芒果沒有再追趕過去，但是卻淒厲地叫了一天。

當我來到了這個家裏，牠第一眼看到我，便似乎恢復了安靜。牠試探地走到了搖籃邊上，趴下來，試圖用身體把我捲裹起來。與對牠的小貓，一模一樣。

在我長到六歲時，芒果再次懷了孕。這時牠已經很老了，很瘦弱，但是肚子很大。外公說，至少有四隻小貓啊。牠變得小心翼翼，護着肚子。走得很慢，臥低身體。看上去，好像用肚子貼着地面。

到接近秋天時，外公說，我很擔心牠會生不下來。

但是，中秋後的夜裏，牠忽然發出了淒厲的叫喚。外公披上衣服，走到了堂屋，看見芒果正臥在外公為牠準備待產的窩裏。羊水已經破了，牠變得十分焦躁，身體出現些微掙扎。四肢繃起來，似乎很緊張。外公看護着牠。這樣一個多小時，都沒有生出來。牠好像很疲憊了，叫聲也開始虛弱。

外公很傷心，說，唉，芒果已經十歲了。生這窩小貓，可能會要了牠的命啊。但這時，芒果卻流出了許多血。然後外公就看見有小貓的頭露出來了。

生出了一隻後，芒果似乎耗盡了力氣。牠將身子靠在箱壁上，望望外公。閉上了眼睛，像是要睡過去。外公將牠剛生出的小貓放在牠眼前。我說，芒果，加油啊。

芒果終於張了一下眼。牠艱難地抬起頭，伸出了舌，輕輕舔了一下小貓。這隻小貓真瘦小，蜷縮着，好像在瑟瑟發抖。

芒果將小貓都生出來了。果然是四隻小貓，但是另外三隻都是死胎。可能是太久沒有生出來



人生在線  
葛亮

，都悶壞了。小貓身體上都包着胎衣，血淋淋的。外公搗一下我的眼睛，不讓我看。自己用一隻鞋盒，把小貓都裝起來。我知道牠又把牠們埋到花園裏去了。

這一回，芒果似乎並沒有很傷心。牠甚至沒有多看一眼。牠的心思，都在活下來的這隻小貓身上。

這小貓很瘦，閉着眼睛，看不見。但是，好像是因為本能，也可能是因為氣味。牠很快鑽到了芒果的懷裏，發出了「咪咪」的細微的叫聲。芒果用嘴巴拱一拱牠，引導牠找到了母乳的位置。牠立即趴了上去。手指長的一隻小貓，竟然有很大的力氣。我看牠使勁地吸吮，竟然將芒果的肚皮吸得一起一伏。

外公笑笑說，這一窩裏，就留下牠一個，是個「福將」。芒果十歲了，也算功德圓滿了。

芒果剩下的一隻眼睛，目光變得溫柔。牠軟軟地叫一聲，時不時去舔一舔這隻小貓，理順牠還很柔軟的胎毛。在我看來，小貓的毛色，實在是有些奇怪的。

大體而言，牠算是一隻狸貓，但是身上莫名有一塊白。貓身上局部的黑白顏色，一般都有點睛的作用。比如，在頭上的黑呢，可以叫「烏雲蓋頂」。生在四爪上的白，可以叫「踏雪」。總之，都可以起個好聽的名字。可是呢，這隻小貓很奇怪，只在側面的肚皮上，生了圓圓的一塊空白。像是身上的花色，忘記被填滿了。外公問我，毛毛，你看這像個什麼。

我看了看，說，像一隻湯圓啊。

外公哈哈大笑，說，好啊，那就叫牠「湯圓」吧。

（「貓的故事」之二，標題為編者所加）



文化什錦  
魏杰

清初，丁敬、蔣仁們打出的學術口號是「印宗秦漢」，在他們的倡導下以秦漢印為框架，以切刀為基本刀法的浙派印風盛行，便有了黃易、奚岡、陳豫鍾等浙派傳人。當鄧石如不滿足於浙派呆板的章法和帶有鋸齒狀的線條，提出「印外求印、印從書出」的學術理念，使其作品婉轉流暢，用刀如筆，剛健婀娜，此時已過去了近五十年。其後趙之謙的崛起，兼收並蓄於錢幣、詔版、漢鏡、封泥直至魏晉南北朝碑板造像，趙說：「取法在秦詔、漢燈之間，為六百年來摹印家立一門戶」，趙之謙確使篆刻視野大大拓展。在趙之謙三十歲所作「丁文蔚」一印時，其丁字的大體應用已顯寫意萌芽，但多才的趙之謙並沒有將其發揚光大，這是趙之謙的遺憾，也是黃士陵的遺憾，因緊隨其後的黃也沒有注意到這個神奇的「丁」字，而再一次錯過了歷史賦予的機會，則走向了寫意印風的相反方向。

歷史就是這般有趣，而晚生於黃十四年的齊白石卻敏感地將這個神奇的「丁」

# 寫意印隨想

發揚光大，終成寫意印風的主帥。當吳昌碩以石鼓文為依託，打出「古鐵印高渾一路」的學術口號時，對於篆刻界來講，一個全新的寫意印時代開始了。緊隨其後的齊白石也將寫意印風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，篆刻家們不再以「印宗秦漢」為不二法門，而是面對更加廣闊的天地。南吳北齊遙相呼應，他們的作品開闢了寫意印風的新階段。

時間過了近一個世紀，寫意印風也因其抒情性和極具張力的特質，受到越來越多觀眾的喜歡，而不再被稱為「野狐禪」，這是時代的寬容與需要。寫意印因少於

工穩印眾多的束縛，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隨心所欲，較工穩印有更多的發展空間和潛力。寫意一詞源於中國畫，中國畫講「以形寫神，以神寫意」，同樣寫意印也應遵循這樣的規律。凡寫意印風必須具備雄強和抒情兩方面特徵，如果背離了這兩個特徵即和寫意無關，但雄強絕非是游離於規律之外的一意孤行，執意的一意孤行則會毀壞文化發展的承傳價值。同時，寫意印還要寫心中之意抒胸中之情，何以抒情？就是把主觀的篆刻審美觀以及情感閱歷傾注到自己的作品當中，能用自己獨特的篆刻語言創作出帶有時代氣息的優秀作品。其實，關於寫意印這個稱謂是近些年才有的，寫意印的創作和研究也才剛拉開帷幕，還有待於更多的篆刻家參與，相互勉勵共同創作，渴望在吳、齊之後有更多的寫意印大家出現。齊白石曾對於寫意畫的形神問題闡述的最為精闢：「不似為欺世，太似則媚俗，妙在似與不似之間」，我想於寫意印亦然。

編者註：魏杰，著名篆刻家，號冰軒，西安美術學院國畫系副教授，中國書協篆刻專業委員會委員，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篆刻藝術院研究員、西泠印社社員。



▲（左）清趙之謙刻，印文：丁文蔚；（右）魏杰刻，印文：人間有味是清歡 作者供圖

# 盼親人早日團聚

如果不是新冠肺炎疫情，我的外孫女早該從多倫多回到北京，來看望我們。去年底，她和先生就決定，今年四月來北京，並買好了機票。年過八十的我們，從那時起，就掐着指頭算，期盼着這一天到來。

但事出意外，新冠病毒今年一月下旬襲來，給我們的這個期盼畫上一個很大的問號。我們入住的養老院，即刻採取措施，封閉管理，不許外出，也不許外人進來。本來過春節，在城裏住的妹妹一家還要來看我們，一起吃飯，這下也不能不告吹。好在養老院在住人員都戴上口罩，停止了集體活動，沒有出現疫情，比較安全。

雖然如此，但我們仍然不死心，希望疫情早點過去，親人能早日相見。外孫女也是這個心情，他們沒有退機票，觀察疫情動態。可誰知到了三月初，事態更加嚴重，不僅國內疫情沒有消除，加拿大也出現了疫情，而且肆虐多倫多。在此情況下，多倫多



人與事  
延靜

至北京的航班被停飛了。外孫女的一線希望破滅，不能不辦理了退票手續。

進入四月份，國內抗疫取得初步成果，武漢也已解禁，社會生活逐步恢復正常。但歐美多國持續蔓延，通過國際人員交往，輸入病例增加，抗疫又遇到了新的挑戰。外防輸入，內防反彈，不能絲毫鬆懈，成為全國抗疫的新方向。在多倫多的女兒回國陪我們小住的計劃，現在也只好推遲到今年底或明年初。

我們和在北京城裏的妹妹一家已有小半年沒有見面。豈止我們一家，與鄰居交談得知，他們在城裏的兒女，本來每周末來看望他們，現在也因疫情尚未徹底清除，人員來往還受到限制，彼此只通過電話和微信，相互報個平安。

病毒無情，人間有情。親人團聚事小，宅家還可堅持，各國團結抗疫事大，關乎全球的安全利益。只要各國團結一心，合作抗疫，相信不久後會戰勝病毒，迎來人間的春天。



君子玉言  
小杏

前段時間，遠在新加坡的妹夫發來一張照片：他陪着我母親去國家圖書館借書，八旬老母親在書架前認真翻閱。我將這張照片發在朋友圈，白髮蒼蒼的老太太戴着口罩看書的側影，引來上百個點讚。眼下疫情日益嚴峻，政府要求市民盡量居家，母親不再出門，我給母親發去微信讀書，母親抽了一個月的閱讀卡。母親平時差不多每月看書一二十本，這個閱讀卡能讀不少書。我擔心母親不習慣看電子書，老太太說蠻好的。

母親每年冬天去新加坡小女兒家避寒，開春回國。今年因疫情，延遲回國。但有書在，對於母親來說在哪都一樣。書香即吾鄉。

讀書本來就是平常事，如同三餐粥飯，隨意隨心。有趣的是，吃飯不需要號召，讀書還要搞一個節日提倡，比如前幾天的世界讀書日。香港的朋友黃先生告訴我，疫情期間，他讀了好幾本書。疫情期間人們宅在家裏，不知是否讀書的人多起來？

當下用手機閱讀的機會更多。電子閱讀的好處是短平快，並且可以即時查閱連結，相當於手頭多了無數個詞典。不過網絡時代的電子閱讀有一個致命的缺陷：你讀過一篇文章，它就不停推送同類文章，不同意見被遮罩，導致人們在同溫層中越陷越深，沉浸於同道者的語境中，對自己的觀點深信不疑。事實往往在立場及情感的夾縫間撲朔迷離，滔滔雄辯勝過樸實無華的真相。一孔之見取代了六路八方，遠遠偏離了事實全貌。TVB有一檔節目《瞬間看地球》，同一時刻全球主要城市晨昏晴雨不同景象，恰似這個多元的世界，千姿百態，剎那萬象。但人們往往以為自己的時空就是全世界的標記。

我常常驚嘆香港的水土真是萬物生長的樂園，隨便一棵樹能開花，隨便一片海就魚蝦游哉。但不知為什麼這片土地難以催發文化之芽。過去被稱為「文化沙漠」，尚有饒宗頤、金庸、黃雲等大家，如今乏善可陳。文化意味著思想

繪神創天地、最後晚餐、鼠疫猖獗等景象，另外還有國王的三段拉丁文禱告詞。整座紀念柱以白色大理石為主體，惟頂端的三位一體以耀眼的金黃色象徵其至尊崇高，代表王室的盾徽也以金黃色代表尊貴。

十四世紀瘟疫大爆發，以老鼠身上的跳蚤為媒介，鼠疫桿菌肆意擴散，席捲歐洲，導致三分之一人口死於非命，也就是每三個人有一人罹病喪生。感染後的死亡過程極為痛苦，皮下出血，繼而變黑，故亦稱「黑死病」。其後的三百年間，疫菌數度復活，重創歐洲各地。

# 書香即吾鄉



◀閱讀恰似思想的旅行 資料圖片

，沒有閱讀則會缺失思考的土壤。十幾年前的香港青少年還有閱讀大報的習慣。後來免費報紙出現，年輕人改為閱讀篇幅更短的免費報紙。大約二〇一一年之後，智能手機普及，網絡社交媒體和新媒體興起，視頻動漫畫懶人包取代文字，閱讀成了蜻蜓點水。社會上只有人云亦云尖牙利齒而缺少理智大腦，文化思想幾乎寸草不生，與香港的四季繁花形成強烈反差。

若論個人喜好，對紙質書更有感覺。漢字作為象形文字是最適合閱讀的，「清夜無塵，月色如銀。酒斟時、須滿十分」，意畫味韻均在其中。讀書也是思想的交流互動。看到精妙處，心照不宣，有一種靈光閃爍的快樂。讀書也是隨意自在的，勤奮者，照燈映雪，穿壁引光；慵懶者，窗外困人天氣，海棠謝卻柳絮飛盡，持一卷新書斜榻上隨讀隨眠。

閱讀可以帶着我們穿行於腳力走不到的地方，既有日常生活的春夏秋冬，也有「詩和遠方」，恰似思想的旅行。由於閱讀的這種方式，它注定是一場孤獨的旅行，卻是豐富有趣。

閱讀讓人寬廣——讓我們衝破自己的狹隘，多了理解，多了豁達。知道了習以為常、司空見慣的東西，其實並非天然就該如此。我們的不理解，不是因為人家錯了，而有可能是因為我們的狹隘。

離開我們居住的地方，五十里、五百里、五千里之外的異域他鄉，山怎麼樣，水怎麼樣，人們怎樣生活。魯迅的

《阿Q正傳》寫道：「用三尺三寸寬的木板做成的橈子，未莊人叫『長橈』……城裏人卻叫『條橈』，他想：這是錯的，可笑！油煎大頭魚，未莊都加上半寸長的蔥葉，城裏卻加上切細的蔥絲，他想：這也是錯的，可笑！」閱讀告訴我們，無論習慣或新奇，每個人都可以按自己的喜好煎魚，切蔥，坐椅橈。越是走的地方多，越能分辨不同口音，接納不同口味風情，越能發現世界之博大，自己之局限。

閱讀讓人豐盈——它呈現我們各種各樣的場景：在尼泊爾，人們居住簡陋、穿着樸素，早晨拜神祈禱，臉上總是帶着滿足的笑容；在日本，可以根據列車到達的時間來校正手表；在泰國，變性人去男廁所還是女廁所？在巴黎，空姐一邊喝着咖啡聊天一邊罷工……我們由此認識不同地域、不同信仰、不同文化、不同風俗，人們有各式各樣的活法，你自己的活法未必最好，別人的活法也沒那麼糟糕。大可不必因自己的習慣而排斥他人。

閱讀讓人深沉——文字不動聲色的娓娓道來，也可力透紙背，波瀾壯闊，石破天驚。眼睛告訴我們的是看見，而文字告訴我們的是觀察；眼睛告訴我們的是驚嘆，文字告訴我們的是無窮；眼睛告訴我們的是好看，文字告訴我們的是韻味；眼睛讓我們看到腳下，文字帶我們到層雲之上。

瘟疫禁足了我們的腳步，閱讀卻使我們縱橫千年萬里。由此我們知道——思考，也是一種力量。

# 維也納瘟疫紀念柱



如是我見  
素素

新冠肺炎肆虐全球，人心惶惶。日前讀到一則有關維也納死亡病例攀升的報道，新聞圖片中，居民在瘟疫紀念柱下面的小台階放上蠟燭。夜色沉沉，微微燭光彷彿是恐懼無助中的盼望，求願上帝垂憐護佑。斯情斯景，一如紀念柱所銘記的那段歷史：一六七九年維也納大瘟疫，神聖羅馬帝國國王束手無策，只能祈求上帝消災止疫。

兩年前，我曾站在那座二十米高的紀念碑前，望着巴洛克風格華麗澎湃的雕刻藝術，遙想三四百年前的人們求助無門的悲哀，高高在上的國王面對瘟疫屠殺式地血

洗維也納，束手無策，只能訴諸上帝，那是他們的命之所繫，心之所向。紀念柱是修長的金字塔狀，分三座層。上層的頂端是光芒四射的太陽，金色的鴿子昂揚在正中央，左下方是握着十字架的耶穌，右下方是聖父，他們腳下的浮雲疊疊層層，九品天使散布雲間，姿態各異。紀念柱中座層的正面是卸下王冠的國王，仰望上層的天使，跪求瘟疫遠離；底層的正面則是天使擊敗瘟疫女巫，將她推向地獄。這兩層的左右兩側有巨型金黃色盾形徽章，旁邊的柱身鑲刻許多小浮雕，描

一六七九年的維也納瘟疫死亡人數逼近八萬人，達維也納三分之二人口，可見其嚴峻。當時皇帝利奧波德一世只能離開維也納皇宮避疫，行前他向上帝起誓，若能帶領子民度過此次浩劫，將立碑感念其恩典。

十七世紀的觀念以神權為最高主宰，君主的權力由上帝所賜予，人民必須服從。當時醫學不夠發達，人們對於傳染病的認知十分淺陋，黑死病被認為是上帝對人類的懲罰，需要仰賴上帝的恩澤才能終結瘟疫的茶毒。這樣的時代氛圍所塑造的紀念碑，迥異於現代人以受難

者為基調的紀念碑。

瘟疫紀念柱前後歷經數人設計、建造，於一六九三年完成。所在位置的周邊景象經過三百多年的滄海桑田，如今矗立在維也納知名的購物區內，時尚精品店環伺，人群熙來攘往，眾聲喧嘩。如此新潮而熱鬧的場域，對比紀念柱投射的意涵，乍看反差強烈，但仔細想想，上帝何嘗不是在高高的柱頂護佑人們生機勃勃的日常？只是當詭譎的病毒以全新姿態出擊，先進的醫療科技仍無法一舉將之殲滅，二十一世紀的人們依舊在驚惶中仰望恩典。